

## 沙頭角

沙頭角位於香港新界北區和深圳鹽田區的邊境交界, 背靠梧桐山, 面向大鵬灣, 總面積達 1,800 公頃, 橫跨深港兩地。沙頭角歷史源遠流長, 根據資料記載, 清初起已有大量源自廣東東北部嘉應州、江西以南、福建以西的客家人士遷移至沙頭角一帶定居, 至今已超過三百年歷史。

沙頭角這個名字的來由, 相傳出自清朝末年。當年一名官吏於清晨巡視沙頭角一帶時, 對於大鵬灣的優美風光極為欣賞, 寫下「日出沙頭, 月懸海角」的詩句, 沙頭角之名由此而來。

其實沙頭角亦有另一名稱是「大坦洞」, 大坦亦指「大灘」, 是退潮時大面積的平地; 「洞」是清朝時的一個區域行政單位。而「沙頭角」本是附近其中一個海灣的名稱, 其後被採用為整片地方的統稱。

於清朝道光年間, 隨著人口和村莊逐漸增多, 成立了鄉村聯盟組織 - 沙頭角「十約」, 以守望相助、方便議事及為沙頭角內的「東和墟」墟市進行策劃。雖然現今沙頭角十約的聯繫不如往, 但慶春約及鹿社仍保留了十年一屆的太平清醮。

沙頭角十約組織如下:

- 一· 沙魚涌各村;
- 二· 鹽田各村;
- 三· 上下保 ( 山咀、暗徑、官路下、沙井頭、元墩頭、牛欄窩等 );
- 四· 蓮麻坑;
- 五· 擔水坑、木棉頭、新村、塘肚山、沙欄吓、榕樹澳等村落;
- 六· 麻雀嶺、鹽灶下、石橋頭、大壟、烏石角等村落;
- 七· 上下禾坑、萬屋邊、坳下、崗吓等村落;
- 八· 南涌、鹿頸、七木橋、雞谷樹下、南坑尾、石板潭等村落;
- 九· 又名慶春約, 指荔枝窩、三桠、梅子林、小灘、牛屎湖、蛤塘、鎖羅盤等村落;
- 十· 又名南約, 指橫山腳、紅石門、涌尾、涌背、烏蛟騰、金竹排、大小滘、阿媽笏、橫嶺背、犁頭石、九擔租、苗田仔等村落。

沙頭角區的鄉村主要是由客家人及水上人兩大族群所組成, 客家人主要由國內遷入, 水上人則由水上移居至陸地並落地生根, 沙頭角村落當中, 客家人佔了九成。

於清初，大量來自廣東東北部嘉應州、江西以南、福建以西的客家人因不同的原因開始遷移至香港一帶居住，其中部分人於沙頭角定居，並成為沙頭角主要原居民，其生活、習慣、文化則形成了沙頭角區文化的核心。

1898 年英國租借新界，中英兩國的勘界人員根據《展拓香港界址專條》，於 1899 年 3 月 16 日來到沙頭角，當時中英勘界委員王存善和駱克來到沙頭角勘界，雙方同意以沙頭角河作為界線，把沙頭角分為「英界沙頭角」和「華界沙頭角」，河尾一段「鷓鴣徑」成為「中英街」。1899 年 3 月 18 日，勘界完畢，「新界」正式被英國佔領。

雖然「中英街」兩邊分屬中國及英國所管治，但沒有圍牆分隔，只有街道中間的數塊界石作為分野，在 1951 年之前，兩地居民仍可自由來往，在農耕、趁墟交易或探訪親友等各方面的聯繫從未間斷。這是中英街獨特之處。

1939 年軍佔領深圳，進駐中英街，1941 年 12 月 8 日，日軍進入沙頭角，曾在沙頭角現今海山酒樓側的金字頂舊屋設立憲兵隊部，以酷刑拷打村民，濫殺無辜，百姓生活苦不堪言。其後中亦成了抗日游擊隊的前哨陣地，東江縱隊港九獨立大隊於 1943 年成立沙頭角中隊，下設沙頭角游擊小組在中英街展開收集情報工作，冒險搜集有關日軍的武器裝備、碉堡結構等要情報，有居民更加入游擊隊一份子，為抗戰勝利作出過重要貢獻。

1951 年 6 月，港英政府頒布《1951 年邊界封鎖區命令》，宣佈將新界邊境地區列為禁區，於沙頭角石涌坳設立檢查一號閘作緩衝地帶，只容許持有通行證（即禁區紙）之人士及車輛出入。中方亦同年實行邊境管制，居民須「禁區通行證」、「過境耕作證」、「船民證」或臨時出海證，才可進出境，而華界沙頭角分地區被列為邊防禁區。

自此居民出入時必須出示通行證，而到訪的親友均須要居民代為申請，對日常生活造成不便。故 0 自年代開始，部分村民選擇往市區或海外謀生。80 年代初，因內地實行改革開放政策，沙頭角經濟發展好轉，部分居民回流沙頭，角人口曾達一萬人。唯香港回歸後，兩地加強保安管制而再次掀起遷徙潮，目前沙頭角約有 6000 人。

沙頭角鄰近海灣，擁有大片農地，所以居民過往主要繼承家庭傳統，從事農業、漁業、鹽業，過著「日出而作、日入而息」的自給自足生活。當時男性大多出海打魚、曬鹽，婦女則從事農耕，種植得來的稻谷作日常食糧，瓜、菜等有經濟價值的農作物會在墟期時拿到墟市去賣。

在 50 至 60 年代，沙頭角居民除居住在沙頭角各鄉村外，海邊還有俗稱「高腳屋」的棚屋和「海豐」漁民之船艇，使沙頭角成為當時香港邊陲的漁鹽之鄉。

直至 1962 年 8 月底，受到颱風「溫黛」襲港，海邊的漁船及棚屋幾近全數摧毀，居民唯有遷至地勢較高的鹽田上搭建寮居棲身，其後才將寮屋範圍擴大伸延至海邊，以木柱支撐寮

屋，成臨海漁村特色。

80 年代中期，政府耗資三億元興建沙頭角公共屋邨，提供六百多個住宅單位，為居民提供永久居所。政府同時增建學校、社區會堂、休息設施等社區設施，以改善居民生活質素。

50 至 70 年代間，因內地政治運動不斷及經濟不景，引發了多次大規模的逃港潮，不少內地居民選擇經中英街逃至香港。但當時逃港鄉民滯留沙頭角，部份被遣返內地，故當時在港鄉民與家人相約在沙頭角界河兩側喊話互報平安，此情景被稱為「界河會」。

客家人沒有統一的宗教信仰，在客家地區，到處都有不同的神壇社廟。沙頭角客家人的宗教信仰大多與日常生活有關，主要信奉觀音、關帝、天后和奉行儒家思想。文革期間，中英關係緊張，中國更實施鎖村政策，華界居民不能拜祭，只好於春秋二祭偷偷來新界拜祭祖先，華界的廟宇因而日久失修，民間信仰活動亦因為政治因素和生活條件的問題而停止了。

沙頭角區內現存六座天后廟及三座關帝廟，鄉民主要祈求神靈降福安民、抗災救疫、風調雨順、五谷豐收、人丁興旺。

客家人以儒家思想 - 仁、義、禮、智、信、忠、孝、節、為本，所以沙頭角的客家人多孝順、刻苦、耐勞、樸素以及社會和諧見稱。位於沙頭角禾坑村的鏡蓉書屋，是當時供鄉民子弟學習，接受教育的地方，儒家思想；亦是其中重要的課程。

客家人早期以捕魚務農為生，男性主要山海捕魚，女性則從事農耕工人，在捕魚方面，一些擅長捕魚的村落會協助其他村落一起出海捕魚，不分你我互相合作，務求收穫豐足。而在耕種方面，因為農作物有分兩個收成期，一個是春季，一個是秋季，所以在農作物收成之後，農民都會一起出海幫忙捕魚。直到七、八十年代，工業漸趨發達，導致海水受到污染，影響魚獲，從此變客家人的漁農生活模式，捕魚的「收網上岸」，耕種的「洗腳上田」，他們紛紛轉往市區工作，悠長的漁農生活歷史從此式微。

1978 年內地實行改革開放策，增開沙頭角陸路口岸，其後開始有限度開放予外地遊客，促進了沙頭角和中英街的經濟發展，中英街經歷一十多年的黃金時期。由於當時內地物資缺，免稅商店林立的中英街便成為購買香港和外國貨的最佳地，方吸引了很多國內居民往中英街購物。黃、手錶、衣服、布匹、味精、日用品等都是當時的熱賣商品，中英街更曾錄得每有近十萬人出入，一天有三家金鋪同時開張，商品幾乎一掃而空。直至 90 年代中期以後，隨著內地經濟越趨發達及 2003 年逐步開放內地居民港澳自由行後，中英街的全盛時期亦逐步式微。

1997 年 7 月 1 日，香港回歸中國，中英街亦從「一街兩國分治」變為「一街一國兩制」。當日兩地居民於回歸廣場參與慶祝活動，中英街歷史博物館，中英街警世鐘亦陸續建於中英街，記錄著中英街的歷史變遷。

2012 年 2 月 15 日零晨，政府正式縮減邊境禁區範圍，檢查站後設於沙頭角墟二號閘，沙頭角禁區成為回歸後第一個開放的邊境禁區，封鎖超過 60 年的擔水坑村、塘肚村、蕉坑村、木棉頭村、新村及山咀村得到解放，但山咀村仍有一半的地方仍位處二號閘範圍內。所以市民不再需要禁區通行證進出上述五條半鄉村。



新界鄉議局及沙頭角鄉事委員會聯同新界二十七鄉鄉事委員會於 2012 年 2 月 15 日舉行慶祝活動，並組織車隊於凌晨零時在一號閘率先衝關，以慶祝此饒具意義的歷史性時刻，為沙頭角展開新里程。

沙頭角擁有著地理優勢及歷史悠久歷史文化背景，加上政府已耗資 4,600 萬元興建目前全亞洲最長的沙頭角公眾碼頭，甚具發展潛力。在未來的日子，沙頭角將把握禁區逐步開放的時機，拓展基礎建設、旅遊及文化保育各方面的事務，致力推廣沙頭角的社區文化，共建美好興旺的生活環境。